

THE CASE BOOK OF ARSENE LUPIN

亚森·罗苹探案大全集

侦探小说最具魔力的标签，推理世界最顶尖的超级神探
淋漓尽致的推理情节、高潮迭起的剧情起伏
构建百年来最经典最永恒不朽的探案传奇

亚森·罗苹的第二面孔

◎莫里斯·勒布朗/著 杨波/译

畅销经典
最新全译本
探案权威

安徽美术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亚森·罗苹探案大全集

亚森·罗苹的第二面孔

莫里斯·勒布朗/著

杨波/译

安徽美术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亚森·罗苹的第二面孔/ (法) 勒布朗 (Leblanc, M.) 著; 杨波译.
合肥: 安徽美术出版社, 2013. 04

(亚森·罗苹探案大全集)

ISBN 978-7-5398-4225-7

I. ①亚… II. ①勒… ②杨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308718 号

亚森·罗苹探案大全集

亚森·罗苹的第二面孔

Yasen Luoping de Di-er Miankong

著者: 莫里斯·勒布朗 译者: 杨波

出版人: 武忠平

选题策划: 芦军

责任印制: 徐海燕

责任校对: 司开江 陈芳芳

责任编辑: 张李松

版式设计: 北京东方视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

封面设计: 袁野

出版发行: 安徽美术出版社 (<http://www.ahmscbs.com>)

地址: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
广场 14 层 邮编: 230071

营销部: 0551-63533604 (省内)

0551-63533607 (省外)

印制: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16 印张: 10

版次: 2013 年 4 月第 1 版

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398-4225-7

定价: 1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社法律顾问: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

莫里斯·勒布朗（1864~1941），法国著名小说家，1864年11月11日出生于法国里昂，一生著有20部长篇小说和50篇以上的短篇小说。就像柯南·道尔造就夏洛克·福尔摩斯一样，勒布朗也塑造了法国最传奇的侦探，同时也是史上最负盛名的绅士怪盗——亚森·罗苹。

1905年，在朋友的邀稿下，勒布朗写下了《亚森·罗苹被捕》，发表后取得了空前成功，这使他声名大噪。也正是由于这部小说的成功，奠定了勒布朗不朽的文学地位，也使得绅士怪盗——亚森·罗苹成为正义的化身，经久不衰。

1941年，莫里斯·勒布朗卒于佩皮尼昂，享年77岁。其主要作品有《亚森·罗苹被捕》《碧眼姑娘》《空心岩柱》《虎牙》《神秘住宅》《三十口棺材岛》《水晶瓶塞》等，迄今，他的许多作品销量仍高达几百万册，其中的重头作品《空心岩柱》更是销量过亿，许多故事被搬上银幕，受人追捧。



目 录

神秘的女盗贼

魅惑的女贼	3
堡主奥普的秘密	34
神秘的小木箱	47
星座奇迹	62

亚森·罗苹的第二面孔

疑案重重	91
卧底	107
利爪的任务	122
深陷贼窝	128
真相	138
谁是最后的胜利者	144



神秘的女盗贼



魅惑的女贼

亚森·罗苹刚出道那会儿，也就二十来岁。行走江湖就要投名山，他也深谙此理。所以，他第一个落脚点就选中了让人闻风丧胆的“怪石城”。怪石城位于诺曼底半岛的一个名叫伊特鲁小镇上。初来乍道，囊中羞涩，所以他只能蜗居在一家破旅馆。

要想闯出名堂，怎能不结交权贵。亚森·罗苹在交际方面可有一套，没过多久，他就攀上了这儿的男爵哥德弗鲁瓦·德帝格。两人一见如故，畅谈甚欢。亚森·罗苹经常参加男爵的聚会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对男爵的底细也摸清了七八分。男爵的朋友圈子可谓鱼龙混杂，时常有形迹可疑的家伙前来拜访，而且谈个通宵那都是常有的事。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斯斯文文、风度翩翩，其实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，一张口就现了原形，那污言秽语简直不堪入耳。

亚森·罗苹是何许人也，响当当的江洋大盗啊，他们搞的那些名堂，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。有一次，几个家伙又神神秘秘地围在一起，亚森·罗苹当即反应到，他们正准备干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下流勾



当。从此，他就开始琢磨，到底怎样才能洞察他们的小秘密。

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亚森·罗苹偷偷溜进男爵的宅院，他不是行窃，而是要潜入男爵的书房看个究竟。他手握两把钥匙，一把开大门，一把开三楼的书房门，这都是他早已谋划好的。

正在这时，一辆马车驶出宅院，车上坐满了人，他们的笑声传出很远。亚森·罗苹定睛一看，啊，每个人手里还握着手枪。

都这么晚了，他们还准备去哪里呢？不会是准备下手了吧？

对，这正是个大好时机，得先进书房再说，亚森·罗苹心想。他没有去追赶那辆马车，而是径直走向宅院，随后，他轻轻松松地就打开了便门和三楼的书房门。

进了书房，他很小心，因为男爵外出了，可他的小女儿克拉丽丝还在楼上睡着，仆人还不知道在哪里守着呢。

他目标很明确，直奔写字台，因为就在前不久，他和男爵在屋内聊天时，发现男爵会时不时地膘向这里。亚森·罗苹判断，这里面肯定大有隐情。

果然，他掏出一根铁丝拨开锁后，发现里面躺着一封书信。信开了封，拿出信纸一看，上面写道：

关于艾特莱塔附近农民家牧圈里七角烛台的秘密，我已经让报社披露了。哈哈，那个女贼万万不会想到，这都是我的谎话。她肯定会闻讯赶来，因为她这个毒如蛇蝎而又贪得无厌的女人，绝对不会落下这一件宝物。等着看吧，她肯定会在费康车站出现，你就提前扮作车夫在那里候着，然后顺顺当当地带她到我们的根据地。拿住她后不可轻举妄动，等凌晨四点，我将会前来和你碰面。那时候不仅要结束了她的小命，还要弄到七角烛台。

果然够卑鄙，竟干起了杀人掠货之事。那么，这个所谓的“女贼”



到底是何许人也？

照信上所说，他们方才就是到古塔会合去了。哎呀，耽搁了！耽搁了！事情紧急，亚森·罗苹哪敢多琢磨，起身匆忙赶赴古塔。

在大厅外的墙壁上，亚森·罗苹顺着常青藤爬到窗口。这时，他距离地面可有五米高，一不小心就会有生命危险。他谨慎地躲在藤蔓间朝里窥视，只见屋内乱七八糟地摆放着二十多张桌子。就在那里，他足足等了四十分钟，大队人马才风风火火地赶来，其中一人亚森·罗苹认得，可不就是男爵的表哥贝纳特。

“一切是否准备妥当？待会那女贼就现身了。”一见面，男爵就问道。

“嗯，保准万无一失。两艘小船已经停放在断崖边，一艘打了洞，只要拔出塞子，不出十分钟就会沉底儿。”贝纳特点点头。

“石头呢？”

“备着呢！现在用绳子系在船沿上，放心吧，那船沉不了。”

说话间，又有三个家伙闯入，没错，他们也都面熟。

“博马涅克爵士怎么还没影儿呢？”男爵一边看表，一边露出不耐烦的神色。

说曹操曹操到。话音刚落，一名人高马大的男子便破门而入，光看那眉毛确实透着霸气，但是细看时就有些丢人现眼了，一副尖嘴猴腮相，眼窝深度变形，而且凶光毕露。

“博马涅克爵士！”看到来人，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立正致敬。

这时，亚森·罗苹才恍然大悟，这人来头不小，应该就是带头大哥了。

接下来，大家都各自就座，却一言不发。油灯在夜色下随风摇曳，寒气扑了上来。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像狼等候羊一样，



淡定而凶狠。一想到女贼即将遭遇的悲惨下场，亚森·罗苹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，可一望到这群暴徒，他又怒火中烧。

过了一会儿，外面响起了哒哒的马蹄声和咕咕的车轮声，气氛变得紧迫而沉闷。

“马车！”男爵低声向博马涅克爵士提示道。

爵士亮出一个手势，大家便起身站起，简直就像土匪听候帮主发落一样。

“各就各位，分头行动，暗中埋伏，不擒拿女贼誓不罢休。”爵士命令道。

大家领命撤退。

很快，大厅的门再次开启，女贼被两个男子绑了进来，到了大厅中央歹徒将她放在地板上。她脸上还蒙了一层面纱。

“快快松绑，取下面纱，让我瞅瞅庐山真面目！”博马涅克吩咐道。

“啊，果然气质不凡，不愧女贼中的豪杰！”亚森·罗苹心中喟叹道。

这分明就是一体格风骚的上层贵妇人嘛！那脸蛋，白里透红，胜似桃花，可又只可远观不可亵玩。她不仅容貌出众，而且临危不惧。要知道，这可是羊入虎穴，一般女子早就吓得魂飞魄散，跪地求饶了！可她没有，依然一副凌然不可侵的神态。这个女贼不简单！

这时，博马涅克爵士皮笑肉不笑地说道：“失敬！失敬！卡利欧斯特伯爵夫人！今日再次相会，在下身居寒舍，还请见谅！”

女贼环顾四周，而后盯着爵士问道：“咱们素不相识，你如何认得弱女子？你乃何方人士？”

“哎呀，真是贵人多忘事！仔细想想，咱们碰过面，想起来了把？”说话间，爵士走近女贼，一脸奸笑。



顿时，女贼露出惶恐之色，吞吞吐吐地说道：“你……竟然是你……”

“你可算记起我了，伯爵夫人。我被你害得好惨啊，差点儿就下了地狱。没错，我就是博马涅克！”

他越说面目越狰狞。

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。

“啊……弄错了，弄错了……我哪里害得了你？”伯爵夫人似乎回忆起了往事，极力反驳道。

这时，亚森·罗苹有些莫名其妙，这么优雅得体的贵妇人，竟然会害过人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

“认错人了，认错人了！”夫人仍在矢口否认。她的脸色瞬间苍白，说话也颤巍巍的。

“狗屁！你胆敢说没有害我。天地良心啊，我手下的几个兄弟都命丧你手，”博马涅克情绪激动起来，并转而向周围人吐露道，“弟兄们，这个女魔头抢了咱们的饭碗不说，还血刃了咱们可怜的弟兄，我也曾险些被她夺去小命。”

“你血口喷人！有本事拿出证据？”贵妇人应声反问道。

“不错，不错，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证据是吧，老子我今天就跟你好好说道说道。你我曾共同寻找一件宝物，它是玛丽·安东尼奥皇后私藏的一面古镜，别看这古镜貌不惊人，它背面却刻有‘一七八三’的字样，那样它就价值连城了。此外，镜子后面还刻着四行文字：

幸运女神之印

伯罕尼特王室的奠基石

法兰西大帝的圣物

七角烛台

这些艰涩的文字让寻常人摸不着头脑，但是能参透它秘密的人就



能从中寻找到宝藏。我们同舟共济，有钱大家一起赚，有苦大家一起尝。你倒好，在秘密即将破解、宝物唾手可得之时，你却想吃独食，还企图谋杀我。”

“那天，我又要出门远行，是到西班牙考察，因为走得匆忙落下了东西，我就回头来取，不成想正要推门之时，却听到屋内的声响。于是，我趴在门缝处朝里张望，只见一个女人在里面翻箱倒柜。随后，她掏出我木盒里的药片，并用她随身携带的药片和它调换，随后她便悄然身退。我顿时大惊失色，拿出药片化验，结果显示里面藏有巨毒。这狠心的婆娘，竟然想置我于死地。我就顺水推舟，满足了她的心意——托在报社的朋友刊登了我不幸身亡的消息，听闻此事，她便放下心来。从此，我就在她生活中如影随形，暗中看她如何找到宝藏，如何拿到七角烛台，然后，我坐收渔翁之利，岂不美哉。然而，她丧心病狂，害掉我还不满足，还残忍地害了我的弟兄，其中一个被她推下高台粉身碎骨，一个被她毒打而死。看看啊，这个人面兽心的女贼，是不是死有余辜？”

“胡说八道！这些我连影都不知道！”卡利欧斯特伯爵夫人的控诉越来越强烈。

博马涅克不以为然地笑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嘴硬是吧。我也懒得再这和你多费口舌了！我博马涅克做事向来光明磊落，哪像你这臭婆娘敢作不敢当，齷齪、下贱！今天，我就送你到外边兜兜风。哎呀，可惜了，法国你是无福消受了，留你在这就是个祸害，说不定折腾回来耽误我们的好事，那就给你找个比这更舒坦的地儿吧！”

“你们是要放了我？”

“那当然喽，哈哈！我们气都消了嘛！待会儿有艘英国客船途经此地，我们就负责把你送上去。还请多担待啊，刚才让你受惊了，不过



很快你就会赶赴伦敦，在那里我们给你安排了一家顶好的疗养院，哎呀，你就好好享受吧！我们也好在这里接着寻宝，你说呢，亲爱的伯爵夫人？看看吧，我是多么的宽宏大量，从不以牙还牙——想想都后怕，险些成了你刀下的亡魂啊！”

博马涅克越说笑得越阴险。

伯爵夫人恢复了镇定，脸色也姣好如初，或许，她正在幻想美梦，或许参透了博马涅克的话外音。

然而，此时此刻，亚森·罗苹却为这风骚的贵妇人捏了一把汗。死亡正在向伯爵夫人伸出魔爪。

脑袋瓜好使的亚森·罗苹很快想好了一个鬼点子。他顺着常青藤悄悄地落到地面，先行奔赴海滩处的断崖，以便伺查这帮歹徒的行动。

刚刚藏稳，一束电光就刺破了黑暗，大队人马摇摇晃晃地朝这里走来，其中两人抬着一副担架。

这群人一前一后沿着崖梯走着，前面是哥德弗鲁瓦男爵，身后是其表哥贝纳特，其他人模模糊糊看不清，但担架上必定是被绑缚的卡利欧斯特伯爵夫人。

“注意啦，注意啦！阶梯陡滑！”男爵一面拿着手电筒探路，一面压低声音叮嘱道。

那两人抬着担架歪歪扭扭地向前走着，伯爵夫人好几回都险些滑落，亚森·罗苹正欲出手相救，只见担架又平稳如初，他才欲前又止。突然，阶梯九十度大转弯，抬担架者慌忙急转，他们才得以顺利下坡赶到沙滩。此时此刻，他们正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

“奶奶的！可真难伺候啊！”一人抱怨道。

“手电筒灭了！万一被渔民们觉察了，咱们可吃不了兜着走。”博马涅克爵士命令道。



黑夜笼罩在天幕下，海浪由远及近拍打着海岸，把夜衬托得更加寂静。亚森·罗苹躲在一块礁石后面一动不动。

“起来！起来！不能等久了！晚下手不如早下手。省心。”

说罢，两人抬着担架走向岸边的小船。随后，担架放到了其中一艘打了洞的船上，有人用绳子将两条船绑在一起，缓缓地划向深海。

划啊划，划啊划，过了大概有二十分钟，两条小船停了下来。

“可以了，这足够深了，动手吧！”

这时候，男爵跳到那艘打洞的船上，迅速拔掉洞口的塞子，瞬间汩汩的海水往船舱涌上来，待男爵跳回船上，另外一人就把绳子割断，然后划着小船回去了。

海水越冒越多，小船也缓缓下沉……已经有海水漫到了卡利欧斯特伯爵夫人身上。她一边垂死地挣扎，一边呜呜地号叫。然而，她的嘴巴被堵住了，没有人能听得到。她动弹得越厉害，绳子系得就越紧，她索性放弃了，等待着死神的降临。

贵妇人是被惊醒的，因为她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有人在晃她的肩膀，顿时她睁开了眼睛。脱离了危险的她惶恐不安地望着救命恩人一声不吭。

“没事了，随后我将带你离开这是非之地，”这个男人嗓音浑厚，“乌拉尔，我的名字。洞口我已经堵住了，害你受惊了！”

说罢，亚森·罗苹为伯爵夫人松绑，并泼出渗进船舱里的海水，将坠在船底的石块连同绳子抛了去。

“我在岸边礁石处等待多时，见他们撤退我就赶来营救你了。”亚森·罗苹一边划着船，一边叙述方才的经过，“哎呀，我当时顾不得那么多，穿着裤衩就跳入海水中，幸亏在夜幕之下，不然又要让您见



笑了。”

亚森·罗苹越说越不能自持，方才还在自嘲，转而又自吹自擂：“你肯定想知道吧？我为什么要救你？我又怎么得知你遭遇不测？实话对你讲吧，我跟踪这帮歹徒很久了，他们放个屁我都能闻得到，信不信？你被他们擒拿到古塔时，我就躲在大厅窗户那里。”

“嗯……我知道了。你游泳的本领也蛮不错的嘛！”

听到伯爵夫人的夸赞，亚森·罗苹更是乐不可支：“那当然！打小就打遍天下无敌手。这都是雕虫小技，我还可以向你表演摔跤、拳击，那才是真功夫呢，咱们的船要靠岸了！有我在，你就不用担惊受怕了！”

过了一会儿，船底触到了流沙，亚森·罗苹起身一跃跳上了岸，正回头要拉伯爵夫人下船，谁料，她几次试图站立都不成。

“我脚崴到了，哎哟，好疼。”伯爵夫人叫道。

“慢着，慢着，让我扶你吧。”

一只有力的臂膀挽起苗条的贵妇人上了岸。随后，亚森·罗苹独自一人将船划向深海，拔掉塞子，等船自行下沉到海底，他才游了回来。

此地不宜久留，他立即穿戴整齐，背起贵妇人沿着石阶走上去。这该死的石阶可真费力气，亚森·罗苹中途歇了好几回才到达断崖顶部。

然而，危险随时都有可能袭来，亚森·罗苹认为务必迅速隐藏到一个安全的场所。

离开断崖，他们先是潜入灌木丛，后又遁入茂密的森林，最后在一间破草屋前停了下来。这是一处闲置的农家小屋，亚森·罗苹曾在这里落过脚，现在倒成了两人的避难所了。



小屋虽小，却藏有很多吃的和用的。亚森·罗苹把贵妇人抱到铺满干草的床上，并为她疗伤。伯爵夫人一面喝着递来的烧酒，一面连声致谢。随后，她终于支撑不住疲惫，沉沉地睡去了，而亚森·罗苹却又开始琢磨他的心事……

眼前的这个女人是不是伯爵夫人呢？如果博马涅克说的没错，她身上岂不是背着几条人命？说不准还真是个女贼、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？他们说的那宝物七角烛台至今仍下落不明，那么这个女人知晓藏宝地点吗？我可不能白忙活一场啊，对，要是在他们之间制造一些矛盾，然后我分杯羹岂不更好？然而，这女贼可不是省油的灯，我即便是救了她一命，她也不一定知恩图报，十之八九这女人的心毒如蛇蝎……唉，不去想那么多了，睡觉是要紧的事。对付这难缠的主儿得循序渐进、软硬兼施，唯有如此，才能找到七角烛台。没错，就这么定了，明天一早起床再向她献殷勤，不然就逼她交代秘密。嘿嘿……

亚森·罗苹心满意足地睡去了。

教堂的钟声把亚森·罗苹惊醒了，仔细数了数，敲了十一下。哎呀，晌午的太阳都快晒住屁股了，一想到这，亚森·罗苹一跃而起去看伯爵夫人。然而，屋内空荡荡的，女贼已经毫无踪影，只见干草上留了一张纸片，打开一看，是伯爵夫人的素颜照。照片上的她眨着水灵灵的大眼睛，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，照片后面写着一行字：

向恩公致谢，后会无期。

约瑟芬·巴尔萨摩

亚森·罗苹望着照片发呆：“这女人怎么能不辞而别？她脚崴到了行动不便啊？噢，她骗我，可为什么呢？这也太绝情了吧，还后会无期？真搞不懂她！也不想想我亚森·罗苹是谁，嘿嘿，跟我玩，你还



嫩点，让我会会你，看你能搞出什么名堂。”

亚森·罗苹打定了主意，然后就开始分析：卡利欧斯特伯爵夫人是别人对她的尊称，她本名叫约瑟芬·巴尔萨摩。可是，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？可真伤透脑筋！

搜索枯肠后，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一是去她可能出没的地方盘查一下，二是去男爵宅院转悠转悠，看看他们是否寻到宝物。倘若被他们捷足先登，那真是落得个人财两空了。

这天，亚森·罗苹身着便装又到男爵家拜访，恰巧碰到仆人正为男爵收拾风衣，他便寒暄道：“哎呀，男爵又要出门远行了？”

“可不就是，今晚就走，和贝纳特一起，说是要去什么蒂尔浦。”仆人应道。

这时，亚森·罗苹恍然大悟，他忽而又回忆起曾有一次他前来做客，正欲敲门，屋内却有人窃窃私语，他趴在门边偷听了几句，只听男爵说道：“贝纳特，蒂尔浦附近有一处古城堡，很有看头，你替我盯紧点，赶回来咱们抽个时间专程跑过去一趟。”

“说得极有道理，说不定……”贝纳特回道。

后面的内容就听不清了。

今昔对照后，直觉告诉亚森·罗苹，现如今他们的工作肯定取得了极大的进展。

随后，亚森·罗苹在当晚七点坐上了那列火车的三等车厢，并在一处阴暗的位置隐蔽起来。他脱掉了便装，换成了渔民的行头，脸上还搽上了油烟，再熟悉的人恐怕也认不出他来。下车后，他住进了一家距离男爵很近的小客店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三个家伙赶来接头。他们坐着马车在前面走，亚森·罗苹在后面追。走了将近十公里路程后，他们到达了目的地，进